

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

Lord of the Flies

蝇 王

商务印书馆

075931

English and American Modern Literature Series

VOL. 114

GF55/08
LORD OF THE FLIES

by

William Golding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ang Guofu

王 国 富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1987

内 容 提 要

本书荣获一九八三年诺贝尔文学奖。故事着重描写在未来的一次原子战争中，一群英国学童被疏散到南太平洋安全地带时，不幸途中运送他们的飞机被炮火击中，一部分孩子幸存而流落孤岛。那里阳光明媚，瓜果遍地，孩子们感到很高兴。起初他们试图维持文明社会的民主秩序，并点燃起了求援的烟火；但是由于离开了文明社会而野性发作，最终堕落成为残杀同类的野蛮人。小说突出描绘人在不受任何约束时的恶毒内心世界。

为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书末附有详细汉语注释。本书适合于大学英语专业二、三年级学生或相当此程度的英语自学者阅读。

英美现代文学注释丛书

蝇 王

William Golding 著

王国富 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9017·1522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4 千

印数 4,800 册

印张 9 3/4

定价：1.40 元

威廉·戈尔丁和他的《蝇王》

威廉·戈尔丁是荣获一九八三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他是继温斯顿·邱吉尔于一九五三年获得此项文学奖之后的三十年中第一位英国获奖者。据瑞典科学院宣称，戈尔丁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的小说具有明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和故事虚构的多样性和普遍性，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他的获奖作品有《蝇王》、《塔尖》、《金字塔》、《看得见的黑暗》等。

一九一一年戈尔丁出生于英国康沃尔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想当作家，可是他原本在牛津大学学习理工，二年之后才弃理从文，潜心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大学毕业后，他去中学任教，并任校长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应征入伍，在皇家海军服役。他发现他在战争和战后所经历的严酷生活，与他钦佩的那些文学作品所描绘的情景完全一致。这对他思想上的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道：

我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有时我拼命希望它离奇古怪——使我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

一九四五年大战结束后，戈尔丁复员回校继续教英文和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开始相信“人之初，性本恶”。在谈到他作品中的善恶问题时，他再说明他的用意仅仅是为了试图分析人类行为的动机，不过他的战争经历已使他对人类行为的看法笼罩上了一层阴

影：

我并非说人人天生恶毒，但是战争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对人确实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我当时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会发现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认为人们犹可教化。但是我经历了战争，战争改变了我的看法。战争教给我和我同辈的许多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由于在人的行为上笼罩了这样一层阴影，戈尔丁便在五十年代初创作出了《蝇王》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一问世，便轰动文坛，使他一举成名。一九五五年戈尔丁被任命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一九六六年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戈尔丁幽居索尔兹伯里的茅舍古屋，专事创作。

尽管他的作品调子比较阴沉，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见长之处恰恰在于他强调于人必须有自知之明，必须正视罪恶，根除自欺欺人的幻想——他充分认识到这些都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些纵然不能使人赏心悦目，但也总要让其流传后世。今天谁也不会低估他独具的匠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戈尔丁是一位道德家还是一位预言家，姑且不论，但是他最终将因为具有诗人的慧眼和让读者领略“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而受人敬仰。

二

戈尔丁象其他一些英国小说家一样，运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方法，编撰寓言故事，来表达他的哲学和道德观念，在英国文坛上颇有影响，被誉为“寓言编撰家”。

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戈尔丁发表了以《蝇王》为代表的五部小说。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

戈尔丁独特的寓言体小说的风格。他利用寓言这种传统形式，提出“人心的黑暗”这一训诫。这个主题几乎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他所说的黑暗的本能是指人的兽性。但是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第六部小说《金字塔》中，他却一反常态，不仅避开了寓言这一形式，而且也放弃了他一贯严肃探讨的主题，因此遭到一些评论家的非议，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坏的一部作品。

也许作为一个寓言家的戈尔丁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后他确实沉默了整整十二年。但是一九七九年他隐而复现，发表了《看得见的黑暗》，次年又出版了《航程祭典》。在后两部小说中，戈尔丁又恢复了寓言的写法，继续探讨“人心的黑暗”这个主题。

《蝇王》(1954年)描写在未来的一次战争中，一群被遣散的英国学童遇难流落荒岛后相互残杀的故事。

《继承人》(1955年)描写史前人(尼安德特人)过着非常朴素的公社制生活，与大自然很和谐，是人类的祖先破坏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把罪恶带到了人世间。吃人的妖魔不是史前人而是人类本身。戈尔丁借此说明恶与人分不开，人类的知识和理性不断发展，恶也跟着发展。

《平切尔·马丁》(1956年)刻画了一个海军军官马丁在船被击沉之后，侥幸地依附在海中的一块孤石上，挣扎着求生，但并未能活下来。小说描写他临死前一段时间的思想活动——回想他以前所犯下的各种罪行。马丁是恶的化身，他用自己的罪恶铺好了走向地狱的道路，而且他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也就不能得救。

《自由坠落》(1959年)写一个青年人在“自由”的情况下情愿“堕落”。他在纳粹集中营中受审之后，认识到他的堕落就在于他引诱并占有了一个女子，在百般蹂躏她之后又把她抛弃，致使她神经失常。当他面对自己的罪恶而感

到极为恐怖的时候,他获释了。

《塔尖》(1964年)描写中世纪英国人建造教堂尖顶的故事。主人公乔斯林主教是一个堕落的偏执狂。他不顾自然规律,不顾工匠死活,硬要建造塔尖。在建塔过程中他破坏了两个幸福家庭,使两人丧生。建塔的过程正是他丑恶灵魂暴露的过程。临死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灵魂的黑暗。

《金字塔》(1967年)描写一个青年人奥利佛的成长。他出身低微,因此不仅情场失意,而且学业受阻。后来他离开小镇去牛津大学学习,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象金字塔一样的英国等级社会不仅使他不能了解朋友,也使他不能认识自己。

《看得见的黑暗》(1979年)描写在二次大战炮火中“诞生”的马蒂,面部受到伤残,但他一生的使命却是保护弱者。当堕落的女主角索菲纵火绑架外国儿童时,马蒂奋不顾身营救孩子,而自己却葬身火海。善恶的冲突就体现在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马蒂的光明行为使索菲等人心中的黑暗变得“看得见”了。

《航程祭典》(1980年)描写出身望族的塔尔博特乘船去澳洲任职。途中由于他的不慎使牧师科利遭到折磨和凌辱,最后自杀身亡。科利在给姐姐的长信中申述他是无辜的。小说再次证明:人若不认识自己本性中的兽性,不设法控制它,就会自食其果。

总之,戈尔丁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使用的武器越先进,人类的灾难越深重,所以他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反而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这种观点显然是保守的、悲观的,因为戈尔丁忽视了引起时弊和战争的内在的社会原因。戈尔丁认为人性恶必然导致人类的毁灭,这正反映了他世界观上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他没有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基本出发点来分析人的本

一
质，没有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中寻找世间罪恶的根源，而把一切都归于人性恶，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但是这一观点几乎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戈尔丁认为“现代人的主要责任是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的任务正是要“使人们了解他们自己的本性”。

戈尔丁的大部分小说是描写社会的阴暗面。悲观的情绪，矛盾的态度，以及无情的揭露构成其作品的一贯特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绝望中却流露出对人类和未来的关切。

三

《蝇王》是戈尔丁的成名作。它描写一群六至十二岁的英国学童在未来的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疏散途中流落荒岛。由于离开了文明社会而使人性中某些固有的本能得到了充分发展，他们最终堕落成残杀同类的野蛮人。小说着重刻画了人在不受任何约束时的内心的恶毒，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作者也承认人性中潜藏着善良的一面，以及善恶之间存在着斗争。《蝇王》之所以这样流行，首先是因为故事通俗易懂，内容具有惊人的魅力，在英美等国它已被列入中学生必读书单；其次是因为小说捕捉住了战后西方人的心理——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必须认真对付。《蝇王》提出的严肃的问题曾使它的第一批读者对忧愁烦恼的感触极深，难以忘怀。

传统的儿童冒险小说，如 R. M. 巴兰坦的《珊瑚岛》，常常描写流落在荒岛上的孩子和睦相处，休戚与共。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切都很新奇有趣，呈现着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是《蝇王》却描写战时飞机失事后的一群遇害学童在海岛上互相残杀的情景。起初他们试图维持文明社会的伦理和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腐败，渐渐互相追捕、残杀，行

径野蛮，兽性毕露。人们历来认为儿童天真纯洁，而今却也嗜血成性，因此更使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蝇王》抓住了善恶这个中心议题，展示了罪恶蛰伏于人的本性之中。整个世界看上去似乎阳光灿烂，但是作者处处暗示腐败的黑暗势力来自人类本身，所以人类社会势必乌云密布。

小说一开始，矛盾和冲突就出现。他们这个社会之所以一建立就开始瓦解，是因为杰克生性高傲。当一群小孩聚集在拉尔夫周围，以海螺为权力的象征，试图建立起一个集体的时候，杰克带领着他的歌咏队从海边跋涉而来，并带着一股傲气说：

“我应当是首领，因为我是牧师，能当唱诗班的领唱人，是头儿。我能唱升C调。”

因此杰克当了打猎队的首领，位居拉尔夫之下，但是事隔不久，他们之间就产生了裂痕。杰克带了他的打猎队离开拉尔夫，自封头目。于是就形成了以拉尔夫、皮吉和西蒙为一方和以杰克和他的唱诗班守猎队为另一方的两军对峙、善恶争斗的局面。

西蒙是戈尔丁创造的一个富有幻想的人。他是戈尔丁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戈尔丁所仰慕的正是那种敢于正视黑暗的人，敢于以极大的勇气藐视人类自身卑劣品行的人。西蒙骨瘦如柴，为人沉静孤僻，并且患有癫痫症。他喜欢独自一人悠荡。他常去的地方是一块林间空地。这块“圣地”正是杰克和他的打猎队放置猪头，并向其顶礼膜拜的地方。戳在木桩上那只腐烂的猪头就是蝇王。蝇王一词在英语里意思是魔鬼。西蒙凝视着这一罪恶的象征——使杰克和他的猎手变成凶手的那些力量的外化象征——领悟到罪恶就出自人类本身。猪头被视为“献给黑暗势力的礼物”，但是礼物并不能驱除黑暗。野兽可以斩尽杀绝也只是一种幻

想，因为魔鬼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消灭不了的。西蒙望着高悬的猪头，仿佛听到：

“你认为野兽可以捕尽杀绝，那真是异想天开！”蝇王说，一时间整个树林和其他隐约可见的地方回荡着模拟的笑声。“你很清楚，正因为我是你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所以野兽才捕杀不尽，所以事情才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至此，书虽刚读到一半，但读者已经可以看出戈尔丁独具匠心。虽然他对西蒙发病这一事件作了真实的描绘，但是读者仍不会不看到他的象征意图。当西蒙遐想他已晕倒在野兽嘴里的时候，作者已巧妙地把猪头比作“人性恶”的外部象征这一点交代清楚。他暗示西蒙能认识这一点，其他人，不管是善是恶，迟早也会接受这一观点。

当夜幕在海岛降临，孩子们产生了恐惧的感觉，傻乎乎地谈论起妖魔鬼怪的时候，西蒙发现他们恐惧的原因是看到了一具坠落在山巅的跳伞员的腐烂的尸体。西蒙敢于正视恶魔，正视黑暗，他不仅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魔鬼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而且发现孩子们恐惧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这一深奥的道理。西方评论家说，要不是戈尔丁创造出这样一个理想人物，那末对生活和真理的充分认识要在现实生活中流传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谁闯过这一禁区，谁就会象西蒙那样死去。西蒙这位先知先觉者在一片打猎的吆喝声中被杰克和其他孩子杀死。西蒙是无辜的，他的特点是热爱人类、富有幻想、通情达理。正如戈尔丁自己所说，“在我的寓言中，他是一位耶稣式的人物”。

事实上，书中的人物并没有简单地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虽然西蒙和杰克是善与恶的两个极端的例子。纵然拉尔夫彬彬有礼，皮吉通达常情，两人却都参与谋杀；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准则，然而两人都甘心情愿地接受猎手捕来

的肉食。戈尔丁提出了人性是复杂的,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这样一种见解。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有时行善有时作恶。

《蝇王》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意义众说纷纭,这是因为它用密码来传递信息,要人们去破译。究竟从什么角度去阅读《蝇王》从来就是一大难题,因为小说有其弦外之音,有着某种深刻的寓意。《蝇王》是一部富有挑战性的作品。读者必须回答他对小说到底持什么态度。如果它是一则寓言,那么作者到底试图告诉我们什么?虽然它的寓意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阴沉的,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倒是现实的,但是它对于人的看法暗淡到有点失实,为此有人拒绝承认它的文学价值。

争论主要围绕着拥护戈尔丁还是塞林杰*、赞同《蝇王》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美国人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两本书在美国学生中间都很风行,可以说势均力敌。问题的焦点是这两部作品描绘的青年和社会的图景大相径庭。塞林杰笔下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天真淳朴,但是后来被彻头彻尾的尔虞我诈社会所腐蚀,而戈尔丁刻划的孩子一开始就潜伏着作恶的本性。他强调作恶是人的潜在的本性。不过他的描绘是真实的,因为甚至正派的拉尔夫也喜欢打猎。要不是他遵守他所说的“我们仅有的”那些规则的话,他也会堕落为捕猎者。

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归入描写性本善的作品,而把《蝇王》列入性本恶一类的著作,企图证明《蝇王》是一部悲观主义作品。他们强调指出,即使拉尔夫得救,也只是得救于高一级形式的暴力,因为救他的人是一位刚离开战场

* 塞林杰(J. D. Salinger, 1919—)是二次大战后登上文坛的美国小说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于1951年出版,是他的成名作。

一

的海军军官。拉尔夫将返回到另一个战乱世界。这反过来证明,不管有什么自由意志存在,它也注定不会灵验。他们还引用了拉尔夫得救时戈尔丁说的一句话,“那末又有谁来拯救这位成年人和他的巡洋舰呢?然而他们忽视了小说结尾的讽刺意味。这一结尾成功地把故事从海岛移到人间,读者会自然而然地把刚看完的故事与成人世界对照。戈尔丁就是要读者把故事转弯抹角阐发的道理用于观察他们四周的现实世界。他们也没有看到戈尔丁在强调罪恶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并不赞成罪恶,他赞扬的恰恰是其反面。戈尔丁一方面通情达理、雍容大度而又不屈从于邪恶和人的阴暗心理,另一方面又富有怜悯同情之心,正视现实。在他看来,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敢于正视罪恶,而不是对罪恶熟视无睹。拉尔夫因发现天真纯洁泯灭,人心墨黑,聪明忠实的朋友皮吉天亡而号咷大哭。但他没有为西蒙之死而悲痛,甚至也不象读者那样明白西蒙憧憬着生活。从现实主义观点看,这位“圣人”对拉尔夫来说一点也不灵,戈尔丁也没有要求与拉尔夫一起返回充满矛盾和战争的现实世界的读者把西蒙当作圣人。小说传递的信息不应简单地归入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类目。问题不是人非善必恶,而是人能够而且必须有自知之明。戈尔丁仅仅阐发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他不可能,也不应该苛求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蝇王》结束时故事又回到了人间社会。小说写得很有感染力,特别是描写追捕拉尔夫的章节更是扣人心弦。每位读者都以为天网恢恢,拉尔夫插翅难逃。就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故事又回到了人间。这就是所谓的“意外结局”。戈尔丁说这种结局于《蝇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清问题:

我有一种你们所没有的见解,我要你们从我的观

点出发来认识这种见解，因此我必须首先根据我的思路把它鲜明生动地写出来，让你们知道这种见解，然后我让你们各就各位，再从局外来认识这种见解。

戈尔丁要求读者仔细阅读，但奇怪的是人们常常责备他不是写得太显露，就是太晦涩。显然他决意采用这种风格设下圈套，让读者依照他的观点来认识一切。只有到了最后他才允许读者离开书本，用自己的观点来重新认识。由于小说的道德说教的用意太明显，有些读者认为戈尔丁为了寓意而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形式。但是通观全书，戈尔丁采用讽喻手法，成功地把主题、人物和情节统一在一起，影射成人世界。小说开始时拉尔夫兴高采烈，但小说结束时却被追捕得走投无路，失声痛哭。这显然影射他经历了从天真烂漫、自由自在到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痛苦地步。可以说，拉尔夫从一个光明的世界走到了黑暗的地狱。

戈尔丁的小说自然主义色彩很浓重，一直被视为自然主义寓言体小说。那些结构严谨、富有文采的章节，读来饶有兴味。叙事和描写没有多余的笔墨，而且常常意在言外，引人入胜。

《蝇王》之所以在五十年代轰动了西方世界，是因为它反映了西方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性恶所怀有的极大的恐惧心理，表达了经过战争浩劫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小说对人类所持的态度当然过于悲观，但是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有着揭露意义和鞭笞作用。

戈尔丁虽然获得了一九八三年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评审会内外对这一决议都有争议，因为对他作品的评价从来褒贬不一。我们在阅读他作品的时候，一方面要剔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唯心主义的糟粕，另一方面也不能抹煞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的深刻揭露和他在艺术上的

卓越成就。

本书的注释以及这篇序言都曾得到宋文林副教授的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对原文理解不深,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地希望英语界的专家和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正。

王 国 富

1985 年 2 月

CONTENTS

CHAPTER ONE	The Sound of the Shell	1
CHAPTER TWO	Fire on the Mountain	29
CHAPTER THREE	Huts on the Beach	46
CHAPTER FOUR	Painted Faces and Long Hair ...	57
CHAPTER FIVE	Beast from Water.....	76
CHAPTER SIX	Beast from Air	97
CHAPTER SEVEN	Shadows and Tall Trees	113
CHAPTER EIGHT	Gift for the Darkness	129
CHAPTER NINE	A View to a Death	152
CHAPTER TEN	The Shell and the Glasses	163
CHAPTER ELEVEN	Castle Rock	178
CHAPTER TWELVE	Cry of the Hunters	193

CHAPTER ONE

THE SOUND OF THE SHELL

THE BOY with fair hair lowered himself down the last few feet of rock and began to pick his way towards the lagoon. Though he had taken off his school sweater and trailed it now from one hand, his grey shirt stuck to him and his hair was plastered to his forehead. All round him the long scar smashed into the jungle was a bath of heat. He was clambering heavily among the creepers and broken trunks when a bird, a vision of red and yellow, flashed upwards with a witch-like cry; and this cry was echoed by another. 5 10

"Hi!" it said, "wait a minute!"

The undergrowth at the side of the scar was shaken and a multitude of raindrops fell pattering.

"Wait a minute," the voice said, "I got caught up."

The fair boy stopped and jerked his stockings with an automatic gesture that made the jungle seem for a moment like the Home Counties. 15

The voice spoke again.

"I can't hardly move with all these creeper things."

The owner of the voice came backing out of the undergrowth so that twigs scratched on a greasy wind-breaker. The naked crooks of his knees were plump, caught and scratched by thorns. He bent down, removed the thorns carefully, and turned round. He was shorter than the fair boy and very fat. He came forward, searching out safe lodgements for his feet, and then looked up through thick spectacles. 20 25

"Where's the man with the megaphone?"

The fair boy shook his head.

"This is an island. At least I think it's an island. That's a reef out in the sea. Perhaps there aren't any 30

grown-ups anywhere.”

The fat boy looked startled.

“There was that pilot. But he wasn’t in the passenger tube, he was up in the cabin in front.”

5 The fair boy was peering at the reef through screwed-up eyes.

“All them other kids,” the fat boy went on. “Some of them must have got out. They must have, mustn’t they?”

10 The fair boy began to pick his way as casually as possible towards the water. He tried to be offhand and not too obviously uninterested, but the fat boy hurried after him.

“Aren’t there any grown-ups at all?”

15 “I don’t think so.”

The fair boy said this solemnly; but then the delight of a realized ambition overcame him. In the middle of the scar he stood on his head and grinned at the reversed fat boy.

20 “No grown-ups!”

The fat boy thought for a moment.

“That pilot.”

The fair boy allowed his feet to come down and sat on the steamy earth.

25 “He must have flown off after he dropped us. He couldn’t land here. Not in a plane with wheels.”

“We was attacked!”

“He’ll be back all right.”

The fat boy shook his head.

30 “When we was coming down I looked through one of them windows. I saw the other part of the plane. There were flames coming out of it.”

He looked up and down the scar.

“And this is what the tube done.”

35 The fair boy reached out and touched the jagged end of a trunk. For a moment he looked interested.